



日治時代臺灣浴佛風俗與相關文藝探究

林仁昱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

從東亞佛教信仰現象來觀察，「浴佛」是「佛誕日」的重要行事，以此延伸出許多風俗文化與文藝創作，在探索佛教與民俗文化、文藝創作相關問題上，自是不容忽略。而本文選擇先以台灣日治時代這樣特殊時空環境下的「浴佛」風俗及文藝，作為考察、探究的對象，實際是著眼於這是西風東漸影響力擴散的時代，也是眾多佛教界有識之士，有感於佛教面臨西方宗教挑戰，參酌日本佛教革新作法，從大發議論到具體改革實踐的階段。本文的研究依據，將以發表於《南瀛佛教》、《臺灣教育》、《詩報》等書刊中，關於浴佛(灌佛)的探源、論述，乃至於透過詩歌讚嘆、感懷(包括古典詩與歌辭)，還有加上感想文為主要論述對象，並佐以上述書刊及《臺灣日日新報》等社會刊物，眾多對於浴佛法事活動的相關報導，以明瞭日治時代臺灣浴佛的風俗與文化面貌、信仰意義之闡發與藝文展現效果，使近代浴佛風俗之實踐與新思潮(佛教現代化、人間化)、大眾感受力的展現，得以清晰明瞭，也成為探索佛教於特定時代、文化氛圍下的發展面貌，特別是呼應改革思想之具體實踐的樣本。

關鍵詞：浴佛會、灌佛會、佛誕節、花祭、日治時代佛教。



Customs of “Bathing Buddha Day”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Era and Related Literature and Art

Lin, Jen-Yu*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t beliefs in East Asia, “Buddha bathing” is an important event on “Buddha's birthday”, which extends many customs and cultures and literary creations. When exploring issues related to Buddhism, folk culture, 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s, it cannot be ignored. . However, this article chooses to take the custom of “Buddha bathing” and literature in the special time and space environment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ation. In fact, it focuses on this era w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 wind spreads to the east, and it is also an era that many Buddhist circles know Scholar, feeling that Buddhism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Western religions, and referring to the reformation of Japanese Buddhism, from the stage of public discussion to the stage of concrete reform practice. The research basis of this article will be published in “Nanying Buddhism”, “Taiwan Education”, “Poetry News” and other books and periodicals, about the origin and discussion of bathing Buddha, and even praise and feelings through poem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including Classical poems and song lyrics), as well as reflections as the main object of discussion, supplemented by the above-mentioned books and “Taiwan Daily News” and other social publications, many related reports on Buddhist ritual activit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The customs and cultural outlook of bathing Buddha, the elucidation of the meaning of belief and the effect of art and literature display make the practice of bathing Buddha custom in modern times, the new trend of thought (Buddhism modernization, humanization), and the display of public sensibility clear, and it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xploring Buddhism. The appearance of development in a specific era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especially the samples of specific practices that echo reform ideas.

Keywords: Bathing Buddha Day, Buddha Bathing Ceremony, Buddha’s Birthday, Flower Festival, Buddhism i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一、前言

在東亞受到漢文化深刻影響的國家，通常皆以農曆四月初八為釋迦牟尼佛的「佛誕日」，在此日最主要的行事，就是「浴佛」，這在南朝梁代宗慄《荊楚歲時記》中有如是記載：

四月八日。諸寺設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龍華會。按高僧傳。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為青色水。鬱金香為赤色水。丘隆香為白色水。附子香為黃色水。安息香為黑色水。以灌佛頂¹。

由此可知浴佛風俗的形成，已有相當久遠的歷史。但若向更早的源頭追索，在日治時代的 1935 年，臺灣佛教界「南瀛佛教會」所發行的《南瀛佛教》，出刊了「佛陀降誕號」，在其封面之後的首頁「卷首語」中，描述了浴佛風俗，係來自佛陀傳記相關經典（案：如《過去現在因果經》）描述釋尊降誕之時，天上龍王以香湯玉佛身²，至唐代僧人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則描述了其在印度親見的浴佛風俗³，而宋代志磐《佛祖統紀》指出浴佛之俗起自北魏，後代有龍華會之稱⁴，日本則依《佛教法要》的說法，可推至推古天皇（554-628A.D.）的時代，到

¹ 梁（南朝）·宗慄《荊楚歲時記》（北京：中華書局從書集成初編重排印本，1991），頁 10。

² 宋（南朝）·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指出釋尊降誕之後有：「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收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3 冊，頁 625。

³ 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有「三十一灌沐尊儀」，並指出：「銅像無論大小，須細灰磚末揩拭光明，清水灌之，澄華若鏡。大者月半、月盡合眾共為；小者隨己所能每須洗沐。斯則所費雖少，而福利尤多。其浴像之水，即舉以兩指瀝自頂上，斯謂吉祥之水。」收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4 冊，頁 226。

⁴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三，有言：「四月八日是佛生日。人民念佛浴佛形像（摩訶剎頭經）浴像時誦偈云。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聚。五濁眾生令離垢。願證如來淨法身（浴佛經）」收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49 冊，頁 318。



了明治時代結合「花祭」的行事而更加盛大⁵。如此約略說明了佛誕浴佛風俗的發展，而結合「花祭」的現象，其實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將佛誕日隨同其他的傳統節日，都改為陽曆，使佛誕日的時間向前推進大約一個月，而陽曆四月初正是百花盛開之時，也近於「古清明」（農曆三月初三「上巳」）的時候，於是讓佛誕與「花祭」相結合，正合其時，這樣的趨向自然也會影響到日治時代的臺灣。當然，佛教本來就有以花供養的習俗，重要的行事往往要持花、散花或者是供花，佛誕節的諸多行事（如浴佛）與「花祭」結合，讓更多民眾自然接納佛教節慶為生活節慶，或者也讓佛誕的祝祭行事，因為有了「花祭」的成分，而有了更豐富的內容，也合乎當年釋尊降誕於藍毗尼園時的情境⁶；但是這也可能會使佛誕日的本質意義產生改變，模糊本來佛教藉著佛誕日諸多行事（如浴佛），所要傳達的觀念，再加上西風東漸帶來許多社會觀念與生活型態的改變，現代化與人間化的發展成為佛教得以存續的關鍵。因此，透過佛誕（浴佛）節進行許多呼籲，也成為當時台灣佛教界有識之士的重要行事，如前述 1935 年 4 月《南瀛佛教》的「卷首語」即在收束處，特別強調「花祭並非單只是祭典喧鬧」，還應該還要「導正、挽回有些偏離釋尊精神的現象」⁷。此外，當時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有著同樣的佛誕，也同樣有浴佛，卻逐漸有著不同的文化因素在此遭遇，這當中是否會產生某些衝突或心理上的芥蒂？也是否在不自覺中接納了日本的浴佛節文化？或許需要透過當時的報刊關於相關活動的報導，乃至於當時對於佛誕日、浴佛、灌佛、花祭等各方意見的論述予以釐清。而本文就是基於這樣的考量，將分別從日治時代臺灣傳統佛教寺院的浴佛法會、受日本佛教影響的灌佛會與花祭、漢詩中的浴佛詠嘆等方面依序觀察、論述，並參酌當時佛教刊物於佛誕節所揭示的文章意涵與主張進行探討。

⁵ 《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04 號，1935 年 4 月，頁 1，「卷首語」。

⁶ 西岡英夫〈花まつりと洗佛節〉，《南瀛佛教》第 14 卷，第 04 號，1936 年 4 月，頁 10。

⁷ 《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04 號，1935 年 4 月，頁 1，「卷首語」。



二、日治時代臺灣傳統佛教寺院的浴佛法會

隨著清代閩粵的地區移民大量定居臺灣，來自福建福州鼓山湧泉寺、泉州龍山寺等著名的寺院法派，也逐漸在台灣發展起來。這些寺院自是會將以「浴佛」為核心的佛誕法會文化帶來。透過《臺灣日日新報》可以見到許多當時「浴佛」盛況的報導。如 1911 年標題為「釋尊誕日」者，即報導臺南開元寺、臺北劍潭寺，均有浴佛盛會，善男信女，絡繹不絕，而基隆月眉山住持善慧法師，於此時機舉辦受戒儀式，吸引眾多信眾參與⁸。1915 年則報導臺南三份仔開元寺，在鼓山傳芳法師主持下的浴佛法事為：「以浴盆貯水，取該寺所似釋家銅像，置在盆中，為之洗滌，善男信女，多有乞其水烹而飲之⁹」可見其具體模式與信徒的藉以祈願的作為。另外，有許多年的佛誕報導，都提及有若干寺院邀請知名的法師於此浴佛法會「登壇說教」，如大稻埕龍雲寺的浴佛式，則請來曹洞宗院主大石堅童法師與靈泉寺方丈善慧法師，前來演說¹⁰，這其實是呼應著佛教舉辦眾多齋會法事，往往有藉此「觀機設教」的悠久傳統，且在四日後，該報更進一步回顧當日浴佛程序，包括善男信女分作兩排整列，行諷誦經文、燒香頂禮等儀節，浴佛、午餐後，下午的演講，乃以釋迦佛降誕的意義為主，並及「保民護國」的現代概念，還有十餘人「在寺內斷髮紀念」¹¹，筆者推測此應是藉以立志修道，尚未及出家之事。而類似的報導，又如 1924 年則刊登萬華龍山寺有覺力法師揭示：「沐浴金身」之意，乃是「蕩開橫劫之塵埃，洗出本來之面目」¹²；1926 年報載苗栗本願寺邀請法雲禪寺妙吉法師講演灌佛（浴佛）的十種利益，包括得大智慧、諸願如意、福

⁸ 《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5 月 06 日，第 3 版，「釋尊誕日」。

⁹ 《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5 月 21 日，第 3 版，「開浴佛會」。

¹⁰ 《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5 月 22 日，第 6 版，「龍雲寺浴佛式」。

¹¹ 《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5 月 26 日，第 6 版，「浴佛式詳報」。

¹²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5 月 6 日，第 6 版，「龍山寺浴佛會」。



壽無量等¹³；1928年有報導新竹感化堂配合浴佛的活動，甚至舉辦《金剛經》演講會¹⁴，這都顯示佛誕灌佛（浴佛）法事活動，不僅是提供民間消災祈福的盛會，也透過浴佛所展現「洗滌身心」的儀式概念，作為廣向大眾傳播教義、引導信仰觀念的重要機緣。而透過各報刊登載傳統寺院浴佛新聞的時間，大多是新曆的五月，也意味著臺灣傳統佛教寺院的浴佛，仍然保留在農曆四月八日舉行浴佛儀式，且其盛況依舊常為媒體所報導，重要名剎例如：北部的萬華龍山寺、觀音山凌雲寺、中壢圓光寺、大溪齋明堂、青草湖感化堂；中南部竹山馨蓮堂、嘉義彌陀寺、山仔頂龍華會（天龍堂）、朴子高明寺、竹崎德源寺、鹽水修德寺、臺南開元寺、彌陀寺、岡山超峰寺、屏東東山寺的浴佛法會活動，在1937年皇民化運動之前，都曾為《臺灣日日新報》所報導。甚至有大戶家庭所設立齋堂舉行的浴佛，也可能受到注意，例如《臺灣日日新報》於1907年報導新竹進士鄭用錫之侄，在清代曾經出仕的鄭如蘭之妻陳氏，曾建立一「齋宮」吸引許多仕紳家庭的婦女參加，而於佛誕之日，亦舉辦浴佛盛會，成為「名流佳客」會集之地，乃至「一時極巾履衣香之盛」：

昨之十八日。為釋教所傳浴佛日。新竹廳奉釋教者。男人猶少，女人獨多。女人之奉此者，恒出大家子婦。尤以鄭如蘭內子陳氏為虔誠。陳氏建一齋宮於樹林頭庄，為諸齋宮之最。是日浴佛，來會者，信徒皆名家婦。有百十人之盛。親會者，盡名流佳客，亦有百人之盛。一座幽間地。一時極巾履衣香之盛¹⁵。

¹³ 《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5月25日，第5版，「苗栗本願寺灌佛法會」。然以此寺名，再加上此報導提及本願寺住職為日僧「鷲見師」，故可推知此寺應為日本真宗本願寺派下道場，但仍於接近農曆四月初八的五月底（報載為當年5月25日即農曆4月11日）舉行灌佛會，並未如其他日本寺院已改成新曆，是否意味入境隨俗，值得注意。

¹⁴ 《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5月28日，第6版，「感化堂浴佛會」。

¹⁵ 《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28日，第3版，「浴佛盛會」。



這是記者描寫的所看到仕紳家佛誕文化，應是依齋教流傳的家庭宮堂，除描述其盛況，也顯現當時參與者男少女多的信仰面貌。而過浴佛法會既可附隨舉辦講演活動，包括闡述義理、講解經典，如此「觀機設教」之法，後來也可能成為官方藉以設教，或者說是佛教團體必須配合官方宣講的場域，如 1926 年臺南開元寺之浴佛，即有臺南州教育課，於此浴佛日到寺內放映教育活動寫真；而竹崎德源寺因相傳為吳鳳之誕生地，將佛誕與祭祀吳公神位、彰顯其德業之事並行，亦可謂呼應官方期待。而稻江青年會於慈聖宮舉行的浴佛式，則有名士講演佛理「以冀破除迷信，喚起忠君愛國精神¹⁶」更顯示著官方所宣導的現代化、愛國精神等概念，已融入傳統的浴佛法事之中。這或許也是促成教內有志革新之士，經常撰文於佛教刊物中，強調回顧到佛誕的本意的因緣，如前文已提及《南瀛佛教》之「佛陀降誕號」末尾的「編輯後記」所云：

四月八日是佛陀誕生的聖日、這勿論佛教徒、雖小學的童子都知著的、但佛教年中行事中佛生會、龍華會、或灌佛會等的勝會、初由小部分的人士、於小範圍裡舉行、然後漸次盛大而變為公會、即於今日、無論於寺院或公開之所、其盛況實非昔日較也。但佛誕會舉行之目的、一為追懷佛陀、一為報答佛恩、故吾人宜鑑於茲、以修養學德完成人格而追懷佛陀、是乃學佛、次以最勝的佛聖、宣揚社會、指導人心、方得為報答佛恩¹⁷。

這種以「修養學德完成人格」來追懷佛陀的觀念，在新時代慶祝佛誕，行浴佛等法事時，儼然成被特別強調，甚至可以說是期許發展的理想核心，且成為眾多傳統寺院面對時代變遷，必須調整弘法方式時的傳揚重點。如此賦予浴佛法會的新價值，特別著重佛陀的人格化現象，確實是值得注意。如 1934 年在吳天德〈我

¹⁶ 《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5 月 4 日，第 4 版，「稻江青年會浴佛式」。

¹⁷ 《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04 號，1935 年 4 月，頁 48，「佛陀降誕號」編輯後記。



們當怎樣紀念釋尊聖誕)文中，則強調對於佛陀的誕辰日：「是不是燒香膜拜或在大殿裏陳列幾碗敬菜敲鐘打鼓雲集大眾唱々個：『我今灌沐諸如來…』等的小調便就紀念了他了嗎？」因此提出如下主張：

……我們還要在非形式的心地中、做出一種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記念、才配合得真正的記念「釋尊」的誕辰。那末一種記念是什麼呢？我們要「釋尊」的人格為人格、來感化人們教育人們指導人們、以「釋尊」的主義、為主義來救濟人們引渡人們、以「釋尊」的方法為方法、來改做人們的心理。具有這三大使命來在社會服務、使萬惡苦惱的人間變成為真美真善的淨土！¹⁸

此年臺灣佛教界正以佛陀誕生二千五百年，舉辦許多的紀念活動，日本佛教聯合會在 1932 年依照南條文雄、宇井伯壽、高楠順次郎等學者考證，將佛陀誕生訂於西元前 566 年，故於 1934 年擴大舉辦 2500 年佛誕等諸多活動¹⁹，而《南瀛佛教》亦發行「佛誕二千五百年記(紀)念號」，除吳天德〈我們當怎樣紀念釋尊聖誕〉外，刊登了當時臺灣佛教界諸多大德的文章，如洪益安〈佛誕二千五百年記(紀)念感想〉、林德林〈祝釋迦文佛降誕—感言二則〉、張微隆〈怎樣來記(紀)念釋尊〉、吳敏敦〈祝釋尊聖誕之所感〉等文，可以讀到眾多關於闡揚佛陀精神的論述，如張微隆的文章寫於廈門閩南佛學院，並在在文中揭示釋尊有犧牲、解脫、破惑、克己、無畏、慈悲、平等、救世、倫理、自由等十大精神²⁰；臺中佛教會館林德林則呼喊著：

¹⁸ 吳天德〈我們當怎樣紀念釋尊聖誕〉，《南瀛佛教》第 12 卷，第 04 號，1934 年 4 月，頁 38-39。

¹⁹ 關於佛曆計算方式，1933-34 年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增谷文雄等學者都發表若干文章於日本《現代佛教》等刊物，如增谷文雄〈佛誕二千五百年考〉、高楠順次郎〈佛誕二千五百年は來る〉等。

²⁰ 張微隆〈怎樣來記(紀)念釋尊〉，《南瀛佛教》第 12 卷，第 04 號，1934 年 4 月，頁 34-35。



同志們！大家猛醒起來、拚命盡力去救濟那些迷昧盲從之兄姊弟妹跳出邪徑、步入正道、這是在佛誕二千五百年的今日先覺佛教徒應該去做的一大急務。²¹

這般如同革命家號召群眾醒覺的宣言式話語，顯示當時臺灣佛教界許多引領先進者的急切之情。而這個概念在日治時代的臺灣，其實是相當具有突破性與建設性的呼聲。而吳天德以「釋尊」人格為人格的觀念，其實正是強調佛教施行在人間的核心精神，呼應太虛大師倡導「人生佛教」的態度：「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這個概念在日治時代的臺灣，其實是相當具有突破性與建設性的呼聲，且此篇將釋尊的教法形容為「主義」，更似乎近於革命家的話語，在必須用力推動的時代，特具意義。而值得注意的是張微隆的文章寄自閩南佛學院，此為太虛大師在 1927 年-1933 年間曾任院長的佛教高等學府，且同期又刊出月眉山靈泉寺善慧和尚寄自福州鼓山湧泉寺之書信，還有鼓山佛教高等講習會相關資訊，均可見《南瀛佛教》諸多關於佛誕的論述，已多少受到彼時在中國大陸，正在逐漸興起的「人生佛教」概念之影響，再加上太虛大師曾經於 1917 年來臺主持靈泉寺法會，若將這些時空與人事因緣聯繫起來，或可視為「人生佛教」已思想逐漸在臺灑播，甚至發出嫩芽的跡證，這對戰後（1950 年代之後）「人間佛教」在臺灣蓬勃發展，甚至成為主流的情況來說，也可以說是一種奠立思想基礎的先聲。此外，以日治時代《南瀛佛教》，每於佛誕日所刊登關於佛教發展的相關文章來看，如吳天德在文章末尾能以〈浴佛偈〉的歌辭為引，帶出以「釋尊」為人格、主義、方法的總結論述，等於是也對於「浴佛」的行事意義，有了不同的引伸，畢竟在必須表現具體入世的弘法時代，或許只以傳統潔淨身、心的譬喻，已無法符合時代的需求，而積極將苦惱的人間，蕩滌清淨而為真善美的淨土，或

²¹ 林德林〈祝釋迦文佛降誕—感言二則〉，《南瀛佛教》第 12 卷，第 04 號，1934 年 4 月，頁 27-29。



許才是佛誕浴佛符應時代更重要的思想核心，也點明了作為佛教信徒，以佛為師的責任。故這樣的思想發展，也可以說是臺灣傳統佛教寺院在日治時代、「西風」強勁這樣的環境中，進行浴佛法會的新促發，執此以往，也能給大眾對於佛教的新印象，能從山林化、經懺化，只求往生的避世衰像中走出來，成為有益社會、創造人間淨土的力量。

三、日治時代受日本佛教影響的灌佛會與花祭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將原本依循農曆而來的許多傳統節日，改成新曆且往往賦予新義。所以，浴佛日的各項行事也就提早到新曆的四月八日。而日本佛教對於「釋尊降誕日」所舉辦的活動，有佛生會、龍華會、浴佛會、灌佛會、降誕會等說法，這些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也將影響日治時代台灣佛教的發展。透過《南瀛佛教》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用詞，就可以發現上述用詞皆已經常出現，特別是「灌佛會」這個純粹日式的說法，已成新的主流。而如前文所言，日式佛誕日已改成新曆，並且合於「花祭」而行²²，使佛誕日更有成為季節性祝日的趨勢，這不僅是宗教性節日意義擴大的現象，也是一種文化認同的吸納效應。在臺灣圖書館所藏（前總督府圖書館）《公民學校國語教本》的「四月曆」中，就列入了「灌佛會」，與神武天皇日、天長節（昭和時代的天長節為四月廿九日）²³。不過，從報刊上的報導刊登時間，也可以看到其為陽曆佛誕屬性者，後面主辦單位

²² 椎名雄喙：〈花まつりの行事〉《南瀛佛教》第 15 卷，第 04 號，1937 年 4 月，頁 5-6。曾針對釋尊的降誕會，為何會以花來供養呢？乃至浴佛法事要搭建花見堂（花堂），堂頂要以各種花裝飾，中間並安置初誕生的佛像，煮甜茶灌沐之，以禮拜供養。進而被稱為「花祭」的因緣，有所說明。

²³ 天道環編：《公民學校國語教本》（岡山：天道環，1939），頁 1，據臺灣圖書館網頁簡介，稱其為 1939 年使用於臺灣公學校第一期的教本，顯示其內容依入學月份編排，依序由四月至隔年三月，逐月記載重要的節日，如：四月份有入學式、神武天皇祭，而灌佛會就緊接列在神武天皇祭之後。



的類別，大多就是地方佛教會，整合宗派寺院力量的教徒組織，或者是日本宗派在台灣所設立的寺院或布教所。例如：1912 年《臺灣日日新報》即報導臺北各宗寺院的降誕會，有流石、紫雲英、小米花、鳳仙花、撫子小菊所布置的灌佛會花御堂，可說已將日式浴佛布置在臺灣複製設立²⁴；1918 年圓山臨濟寺預告將結合本島僧鎮南學林合辦的釋尊降誕活動，指出其中有合同「支那式」灌佛會，並有鈴木、龜山兩布教師講話²⁵。此外，還有臺北東門町曹洞宗大本山別院、埔里本願寺等日式佛寺舉行灌佛會法事的報導。而前文提及台灣傳統佛教寺院的浴佛法會，也可能有官方藉此進行宣講等活動，若於日式佛教寺院的灌佛會當更有可能融入強化國家效忠意識等行事，或者積極發展信徒組織，跳脫寺院場域，走向社會團體的趨向，如 1922 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真宗布教所」的信徒，同赴臺北新公園參加花祭、灌佛會之後，午後二時，即在臺北著名的旗亭「江山樓」舉辦宴會活動，並有配合官方之行事：

……九日午前。同赴城內新公園參列致花祭灌佛會。歸來之後，午後二時，舉行信徒證書授與式。並於江山樓旗亭開宴，出席者百名左右。本願寺別院佐佐木師為說佛教真理。且勗諾信徒。應誠心信仰，如修養精神以期將來之發展。繼則為本島花祭，遠來臨會之高木開教部長。亦起為演說，次則信徒總代英鍊金氏敘禮。並對諸信徒說明該布教師附設淳風部。將以改良不善舊俗²⁶。

此段報導後續則言署長、警官隊此舉皆大表贊成，願給予助力，之後佐佐木布教師即舉杯「三唱萬歲」，且「諸信徒和之」至晚上八時方散會，且臺北監獄教務所長與羅東、基隆布教師亦列席，使此真宗於灌佛會後的活動，顯得有許多來

²⁴ 《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4 月 9 日，第 7 版，「昨日の降誕會」。

²⁵ 《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4 月 7 日，第 7 版，「釋尊降誕會」。

²⁶ 《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4 月 12 日，第 6 版，「真宗布教所宴會」。



自官方的力量滲入。這或許也是日式佛教寺院、團體在活動與組織運作上，必然呼應殖民當局的作法。不過，此報導言及新公園的花祭、灌佛會，這確實是日式佛教在臺各宗派連結力量的重大法事，必然在各新聞媒體中，佔有相當醒目的位置，而新公園著名的景點「音樂堂」（露天音樂臺），正是此時各日本傳承宗派聯合舉辦「釋尊降誕會」的場地，其花祭及浴佛自是當中重要的行事，但既然是各宗聯合，即意味是有著連結各方力量的盛大慶典活動，而且為了配合星期作息，可將活動移到佛誕日前的日曜日舉行，如 1919 年的「釋尊降誕會」，就提早二日在 4 月 6 日（日曜日）舉行²⁷，而其中關於場地的布置與相關的情境，在《臺灣日日新報》有著詳細的報導：

……是日復久雨頓晴。午前九時。以煙火為號。會場在新公園音樂堂，設天幕之休憩所數處，竝賣花場、飲茶場、甘茶接待所等。以待一般會長因式場臨噴水畔。所飾萬國旗與水交映。賣花女尤集各宗有志婦人為之。更添一層景色。式場中央有花堂。生花芬馥。安置佛尊。以甘露水浴過。所供香華亦甚莊嚴。烽火號報既發。式長、稚兒、樂人、委員等。與數百之日曜學校生徒。齊參集弘法寺。艫、稻各佛教信徒。亦以花轎奉其尊像。肅肅奏樂而至……²⁸

可見音樂堂前搭有帳篷，佈置數處休憩所、賣花場、飲茶場、甘茶接待所，形成類似園遊會的環境安排，並施放煙火，使場面更加熱鬧，而來自艫舦和大稻埕等臺灣人社區的佛教徒，亦布置尊奉佛像的花轎，搭配著樂隊伴奏前來。而相關典儀進行的程序，則顯現新時代的風貌：

²⁷ 如此協議將舉辦日期移到日曜日的狀況，在《臺灣日日新報》時有記載，如 1929 年 4 月 1 日第 2 版：「四月一日から花まつり七日には新公園音樂堂で盛大な灌佛式 臺北花祭會では數箇月前から八日の釋尊降誕會に就いて種々協議中であつたが四月七日は日曜日」。

²⁸ 《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4 月 6 日，第 6 版，「各宗釋尊降誕會」。



……九時鳴鐘奏行進歌。行供養式。十時式長。稚兒入堂。委員長恭進尊前，讀開會宣言書，已乃一齊起立奏洋樂合唱國歌。及諸讚歎祝歌。閉畢。始行一般參會者之浴佛。是日會場入口。頒有櫻花徽章。每章五錢。使插左胸部。其所謂熱鬧者，則不分晝夜。皆有煙火。有讚佛歌。博物館附近。復有各宗僧侶出張為屋外講演。竝角力常設場之小兒相撲。所贈景品如山積。入夜則有日曜學校生徒數百名。自弘法寺出發。為提灯行列……²⁹

於是般參會者之浴佛行事，是安排在奏洋樂、唱國歌的行事之後，而讚佛歌之演唱與各宗僧侶的屋外演講，使得「釋尊降誕會」的活動，更趨向於現代化的弘法活動。甚至到了夜晚還有提燈遊行，從真言宗高野派臺灣總本山弘法寺（位於西門町，今臺北天后宮）出發，行經總督與民政長官官邸，且「三唱萬歲環城內一周，乃復至公園參拜花堂，高唱佛歌而散。³⁰」可見其間具有呼應統治者要求所作的行事安排，然報導中也特別著墨指出參與的「稚兒」參與的情形，實「各宗三名，凡二十四名，服裝皆一定，尤加美觀。」這當然也是呼應於時代，藉著一定的服裝展現團隊精神的態度，但以兒童所帶來的可愛、活潑，或者說是充滿朝氣的氛圍，也可以說是佛教在順應時代潮流，所推展出的新面貌。而此音樂堂上的釋迦佛木像，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足踏蓮花，前有粿品、果子、生花與賽錢箱，可見供奉布置以花果為主，並有樂捐奉獻³¹。另外，有必要加以說明的是：在這似乎是日本化的浴佛法會與遊行，卻往往少不了台灣傳統的藝陣，如知名的靈安社、平樂社、德樂軒、漢義社等音樂團體皆來參與，且行列中更有請韋陀、伽藍護法二神將及諸神輿，再加以大正義塾日曜學校的學生來助陣，這和萬華（艋舺）、稻江（大稻埕）的仕紳，例如林熊徵、許丙、吳昌才、王兆麟等名流³²都成

²⁹ 《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4月6日，第6版，「各宗釋尊降誕會」。

³⁰ 《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4月6日，第6版，「各宗釋尊降誕會」。

³¹ 《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4月5日，第4版，「新公園浴佛」。

³²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5月10日，第6版，「釋尊降誕會盛況」。



為會務委員有關，而部分在的商家也可能因為與重要寺院（如龍山寺）的互動關聯，出資成就樂隊、旗幟隊、藝閣，從巡繞萬華地區後，再至新公園參與花祭聯合大遊行³³，可見這新曆佛誕併同花祭的活動，已有許多傳統寺院與鄰近的商家、居民認同、參與。然而 1923 年因為裕仁皇太子來臺「行啟」，各界忙於奉迎，使得這項盛會延期到五月，於是對應著農曆四月的傳統佛誕日，可以說是改隨新曆之後難得的一次回歸。

由於每年新公園熱鬧的花祭灌佛會，幾乎都成為《台灣日日新報》、《南瀛佛教》，甚至是純日文刊物《まこと》報導的重點，有些報導會開始加上照片，讓當時活動的盛況，得以透過具體的畫面得以傳揚、保留下來。其中比較特別的是行進隊伍中的「大白象」裝置³⁴，就成為後來常見的注目焦點；而行進間的兒童會演唱〈花祭行進歌〉。另外，還產生附加的活動，例如病院慰問、各宗派日曜學校兒童的「花祭童話大會」、「花祭ラヂオ童話放送」³⁵、兒童相撲、琵琶演奏、臺灣教育會夜間活動寫真等³⁶；《臺灣演藝と樂界》報導在永樂座、榮座舉行的兒童劇釋尊誕生與舞踊、聲樂獨唱等³⁷，《台灣佛化》則報導在臺北公會堂舉行的「劇と音樂舞踊の夕」³⁸，還有各項合唱、器樂表演，甚至是運動會³⁹。這些活動的舉辦，都可以見到此新時代花祭灌佛會的舉辦，不但已經成為一種新文藝的表演場

³³ 《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4 月 7 日，第 8 版，「萬華飲食商舉浴佛節」。

³⁴ 《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4 月 7 日，第 7 版，「美しく盛んたつた 臺北の花まつり 新公園音楽堂で 灌佛式を執行」附有照片。

³⁵ 《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4 月 2 日，第 4 版，「臺北花祭會協議釋尊誕降會七日在新公園音楽堂舉盛大灌佛式」。

³⁶ 《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4 月 9 日，第 4 版，「花祭熱鬧 在新公園舉灌佛式夜有活動寫真」。

³⁷ 〈劇と音樂 舞踊の夕 佛誕奉讚〉，《臺灣演藝と樂界》第 3 卷，第 5 號，1935 年 5 月，頁 14。此文報導有聲樂家三浦とみ子的獨唱，而這活動約有二千人參與。

³⁸ 水澤岳〈劇と音樂舞踊の夕〉，《台灣佛化》第 1 卷，第 3 期，1937 年 5 月 15 日，頁 13。此文並指出這項活動有《臺灣日日新報》與《臺灣新民報》後援，且強調其中的男女混聲合唱（コーラス）是佛教藝術大眾化的重要表現，頗受好評，估計場內外參與人數達三千人。

³⁹ 《南瀛佛教》第 12 卷第 4 號，1934 年 4 月，頁 33。



域，藉此展現新派（西化）的氣象，而凝聚家庭老、幼共同參與的氛圍，則更顯現佛教傳播與生活實踐的新思維，正透過走出寺院，且邁向大眾場所的「釋尊降誕會」活動來實現。甚至這樣的盛大而多元豐富的活動，也自然「外溢」到不同的地方，於是各地都有佛教聯合會的類似活動，如 1929 年《台灣日日新報》報導臺中與花蓮港的佛教聯合會，分別在公會堂與小學校舉行灌佛會，並有花祭遊行⁴⁰。1930 年則報導新竹釋尊降誕花祭大會，先有連續三日在公會堂開佛教演講與兒童大會作為暖身活動，到 4 月 8 日則有灌佛會與市區大遊行⁴¹。1935 年《南瀛佛教》於五月號即於「會報雜報」中，接連報導宜蘭、新竹、屏東等地舉行的浴佛聖典，都是在該地的「公會堂」中舉行，宜蘭於午後七時起在堂內講演佛教、上映影戲，乃至於其他有舞踊種々餘興，直到夜間十時半才散會⁴²。屏東和新竹則由「市尹」親自擔任為委員長主持活動或連同教育課長到場致詞，可見官方參與的態度，而臺中則有大遊行，以五色旒作為前導，參加者包括學生婦女信者、蜿蜒如長蛇陣、高唱記念歌、繞行市內⁴³。另外，花蓮港、北港、鳳山則分別在花蓮港小學校⁴⁴、北港街媽祖殿、鳳山大廟舉行釋尊降誕會並花祭活動，亦有舞蹈表演、演講與遊行等活動⁴⁵。而同一年《臺灣日日新報》則報導嘉義、臺中、彰化的釋尊降誕與花祭活動，舉辦地點也都是「公會堂」，其中嘉義從早晨、近午、夜間並且有三次施放奉祝花火，並有「甘茶」（浴佛水）接待⁴⁶。由此可知，這佛

⁴⁰ 《台灣日日新報》，1929 年 4 月 6 日，第 6 版，「花蓮港の灌佛祭」及「臺中の花祭り 各宗連合てやる」。

⁴¹ 《台灣日日新報》，1930 年 4 月 9 日，第 4 版，「新竹花祭詳報」。

⁴² 《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1935 年 5 月，頁 60，「宜蘭浴佛盛典」；另相關新聞亦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10 日，第 4 版，「宜蘭浴佛盛典」。

⁴³ 《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1935 年 5 月，頁 60，「新竹釋尊花祭」、「臺中釋尊誕節」、「屏東花祭會」。

⁴⁴ 《台灣日日新報》，1929 年 4 月 6 日，第 5 版，「花蓮港電話 花蓮港の灌佛祭」。

⁴⁵ 《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5 號，1935 年 5 月，頁 60-61。

⁴⁶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6 日，第 3 版，「釋尊降誕の お花祭り」。



誕浴佛與花祭結合的盛大活動，此時已普及於全臺大城市，成為從官方到眾多民眾所集體參與的盛會⁴⁷。而當戰事爆發之後，這本具宗教慶典且聯合花祭的時令活動，也就加添了慰祭的成分，如 1938 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竹南的釋尊降誕與花祭活動，即有遺族招待等行事，融合在過往於灌佛式，乃至其後的舞踊會，充分反應時局的變化⁴⁸。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浴佛時的讚偈，在臺灣傳統的寺院裡，有兩種經常使用的浴佛讚偈，如「九龍吐水，沐浴金身……」和「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聚…」這在日治時代收在 1939 年曾景來編的《新編佛教聖典》，但採取傳統刊印方式，只是加上片假名注音，未註明演唱調歌譜⁴⁹。然而，在 1930 年《南瀛佛教》就刊出來自日本的〈灌佛歌譜〉，歌詞為：「恭惟往昔三千年，花卉爭妍四月天。藍毘尼園獅子吼，大同世界我稱先。⁵⁰」譜上註明為成瀨鐵治作曲、二樹庵作歌，此歌詞與曲調，在現今（2023 年）臺灣的佛教寺院或團體，還經常用作讚頌浴佛之用，可見其影響確實久遠。然而此標註「作歌」之意，似乎並非指作詞者，故此歌詞來源不明，又於次頁題寫「灌佛歌」並登載歌詞，除前頁已置入譜中的第一段，又有三段歌詞，持續鋪述、讚嘆釋尊求法修行的經歷，可見應該是採用相同的曲調來演唱：

……（二）誕生王國有因緣，富貴榮華誰比肩，獨往山中修行去，菩提樹下悟真禪。（三）娑婆世界廣無邊，方便門開垂法筵，大慈悲乳施不盡，說

⁴⁷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6 日，第 3 版，「釋尊降誕の お花祭り」，於臺中的報導特別強調「內臺合同」在此釋尊降誕與花祭的成績。

⁴⁸ 《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4 月 27 日第 9 版，「竹南電話 慰安花祭り 遺家族を招待して 灌佛式後に舞踊會」。

⁴⁹ 曾景來編：《新編佛教聖典》（臺北：臺灣宗教研究會，1939），頁 117 及 137。

⁵⁰ 《南瀛佛教》第 8 卷第 4 號，1930 年 4 月，頁 4。



法隨機萬億篇。(四)歸依頂禮世尊前，覺樹星華日日鮮，信手拈來常供養，同登一味法輪船。

而如此採用新製歌曲來讚頌佛誕的作法，一方面代表傳統儀制的更新，另外一方面也傳達某些新時代的理念，如「大同世界我稱先」具有明確將佛教施用於現世的概念，對應此時許多佛教人士、寺院，願意從「新」、入世的態度，於是有傳統佛寺改在新曆佛誕日舉辦活動，甚至舉辦具有特殊意義的重要行事，例如佛像安座、新建大殿工事上樑等儀式，如臺南州關子嶺大仙岩於 1920 年新曆四月初八「浴佛良辰」，並舉行南海普陀山觀音之安座，而有佛教龍華會、臺北臨濟寺高僧東海宜誠、泉州承天寺的法師前來禮佛、誦經文，午後二時舉行重建佛殿上樑儀式⁵¹。而在 1937 年皇民化運動之前，《南瀛佛教》雖具有官方支持的背景，卻是臺灣佛教界包括傳統寺院、齋堂、日本佛教各宗寺院布教所、新興教團組織相互表達意見的重要園地，也是闡發新時代佛教改革理想的場域。依據實際內容檢視，可知最遲到 1920 年代，藉著佛誕節來強化釋尊的形象，進而提出呼應時代的改革論述，已經相當普遍，如 1927 年第五卷第二號即刊出臨濟宗開教師沙門無涯〈灌佛に際して〉、曾景來〈釋尊の宗教〉、向路生〈佛陀と生活の意義〉、蔡敦輝〈釋尊降誕謹言〉、常法師講達悟記〈吾人為何要紀念佛誕〉、許林〈釋尊出世本懷問答〉等文章十三篇，其貫通的理念與為文（或講演記錄）的理想，正如常法師講達悟記〈吾人為何要紀念佛誕〉所言：

吾人紀念釋迦牟尼不是徒作偶像之崇奉，乃紀念其人格偉大精神不滅。並欲藉此引起吾人類之自覺心，努力奮鬥打破環境之種種束縛返向光明路上進行，然而不失去紀念釋迦之真價值矣。吾儕佛教徒向偏重於出世之生活，

⁵¹ 《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3 月 31 日，第 6 版，「諸羅特訊 火山春祭」預告。



於社會事業多不過問，吾以為此是錯誤也！今後希望同胞協力組織佛化宣傳隊，以佛法之深妙道理，向社會上作普遍之宣傳，使人類皆得到精神之自由。今日當釋迦牟尼之誕辰，所以吾人將其教理之真價值，介紹為各界之同胞……

可見在佛教趨向於人間化的現代改革理想之下，以「佛誕節」來強調釋尊自覺、覺他精神，進而作為佛教入世宣傳的主要概念，呈現佛教時代價值的態度，已可以說是鋪展在《南瀛佛教》最顯著的佛誕意義。又曾景來〈釋尊の宗教〉寫於駒澤大學，文中除盼望全世界人類都齊來奉祝佛陀降誕日，並讚嘆釋尊聖德偉大外，更強調釋尊的宗教不是「來世教」，乃是「現世成佛」的宗教，特別是在歐戰爆發之後，尤其能顯現佛教是沒有民族的差別偏見，是真正主張和平、普遍與妥當的宗教，正是人類之所需要的心靈皈依。而如此放眼世界的胸懷，更可見紀念佛誕的意義與推廣佛教的觀念，已經踏入前所未有的境地。而《臺灣日日新報》屬於大眾化的報刊，則會透過佛誕浴佛的歷史追索，特別是在日本的發展歷程，使現代面貌與傳統精神有所呼應⁵²。

四、日治時代漢詩中的浴佛詠嘆

由於「浴佛」節俗在臺灣民間有一定的普及性，又對應著春、夏之際轉換的節候，因此常見於詩社擊鉢吟詠競賽的詩題。在《台灣日日新報》曾報導澎湖吟社，因期定課於四月詩題為「浴佛」⁵³，還有嘉義鷗社在張長容住宅開擊鉢吟會，亦題拈「浴佛」七絕寒韻⁵⁴。而這樣的命題並非特例，透過《詩報》可以見得 1932

⁵² 《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4 月 6 日第 4 版，「四月の行事 灌佛會の話」。

⁵³ 《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6 月 3 日第 3 版，「澎湖通信，吟興勃勃」。

⁵⁴ 《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4 月 8 日第 4 版，「翰墨因緣」。



年「大同吟社」、1936年「鳳山藏修吟會」⁵⁵及1937年「柏社」都曾經以「浴佛」或「浴佛日」作為擊鉢吟的詩題，聚攏詩人對此日風俗進行吟詠，其中，在1932年「大同吟社」張鶴年所作，1937年「柏社」石閣所作，恰巧左右詞宗均給予掄元的肯定，可見這兩篇詩作所呈現的浴佛義理，乃至於詩作吟詠的技巧皆能切合當年的「共識」：

勝會龍華事未非，蘭湯浴罷悟禪機；此身知否原無垢，多事高僧更振衣。（鶴年）⁵⁶三昧金剛理未通，漫將澆背水頻攻；一塵不染人偏洗，菩薩無言暗笑中。（石閣）⁵⁷

所以，這兩篇都強調本來無一物，何事惹塵埃的概念，這對應在浴佛行事的體會中，頗能省視深意，但石閣所作，則更具有笑看行事的趣味。而「大同吟社」同期擊鉢獲得「右避左二」的張一泓，「右二左三」的張鶴年另作，也都可以見到類似的運思方向：

灌頂香湯例不違，白毫萬丈現光輝。一塵不染何須洗，多事人間弄是非。（一泓）吾儒一例浴清泚，濯罷蘭湯興欲飛，勝會龍華傳自昔，塵心淨盡欲歸依。（鶴年）⁵⁸

張鶴年此篇不似前篇以悟理為主，而轉作較為平易的盛會描寫，很直率表現浴佛之後的興奮心情。而《詩報》當中，其實還有不少零星以「浴佛」為題的詩作，或是在其他的詩題當中表現出浴佛的意象。如1933年登有鐵雲編的「閩中擊鉢吟錄」中有楊慶琛所作的〈浴佛〉（勝會龍華禮梵宮）⁵⁹，而1934年有「中部

⁵⁵ 《詩報》第137號，1936年9月17日，頁18。

⁵⁶ 《詩報》第36號，1932年6月1日，頁8。

⁵⁷ 《詩報》第153號，1937年5月25日，頁10。

⁵⁸ 《詩報》第36號，1932年6月1日，頁8。

⁵⁹ 《詩報》第56號，1932年4月1日，頁2。



聯吟大會」(慰勞會擊鉢次唱詩鐘)詩題為「浴雨(鳳頂格)」,然施性澂以「兩花臺中懷梁武,浴佛會中禮釋迦」及「兩師偏阻尋詩客,浴佛欣看托鉢僧」二組歸向「浴佛」的聯句⁶⁰,分別獲得左右詞宗的青睞而掄元。而《臺灣日日新報》也常刊登「瀛社課題」,而有知名詩人的浴佛詩在此刊登,如天籟吟社創辦人林述三即有浴佛詩登載其中:「一盆香水一花枝,又值龍華勝會期。我願醍醐來灌頂,六根清淨禮阿彌。⁶¹」而曾在清末參加童子試,日治時代熱心文教修建大龍峒孔廟的黃贊鈞亦曾連續創作〈浴佛詩〉:

龍華忙煞老沙彌,薦果供花佛誕時。我笑儒家惟浴德,未聞智水洗先師⁶²。
焚香頂禮會沙彌,群說今朝獅吼時。人世已無清淨水,龍池何處浴慈悲⁶³。

此二篇詩作似乎在風趣的語氣中,帶有揶揄浴佛行事的意味,或許也顯現部分文人作為旁觀者的想法,但也未免在顯現社會現實與修行表象的觀點上,引人省思。當然,除了擊鉢吟或是報刊徵詩等特定詩題的表現之外,亦有些詩人也會有個別創作關於浴佛的詩作,而有機會刊登在不同的報刊當中,例如曾經擔任過總督府國語學校訓導的盧子安,就有多篇作品刊登各類報刊的文藝欄,如《臺灣教育》裡的〈浴佛日〉:

曉起頻聞寺鼓過,相傳此日會龍華,殷勤頂沃五香水,袂濯心清一點瑕。
寶像須臾新手眼,金容修潔舊袈裟,從今獅座光輝映,慧業原來證不差⁶⁴。

相較於前文所列舉擊鉢吟的作品,此篇有更多詠讚浴佛典故,並顯現對於浴佛情境的描述。而作為臺灣佛教重要刊物的《南瀛佛教》,除了報導教內動態,刊

⁶⁰ 《詩報》第83號,1934年6月15日,頁7。

⁶¹ 《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5月8日,第六版「瀛社課題」欄。

⁶² 《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5月8日,第六版「瀛社課題」欄。

⁶³ 《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5月17日,第六版「瀛社課題」欄。

⁶⁴ 《臺灣教育》第148期,1914年8月,頁62。



登眾多記敘事件、描述文化與論述現象的文章，亦偶有「南瀛詩壇」專欄，以登載與佛教相關主題的詩作，其中自然不可缺少以佛誕日為主題的詩作，而「浴佛」的意象自在其中，如慎修齋堂郭叡靜不僅以七言〈浴佛法會偶成〉言及「浴淨金身龍九吐」，更以五言直書〈浴佛感懷〉：

浴佛消魔障，聽經達本真，三歸依妙道，五戒守慈仁。靜坐雲生石，談玄月滿濱，時々觀自在，日々太平春。掬水金軀淨，香花獻上人，莊嚴圓覺相，丈六法王身⁶⁵。

如是詩作表現作者參與浴佛的體悟，而《南瀛佛教》還曾經以卷首的位置，登載林述三的〈浴佛歌〉，此非近體詩，而是透過七言四句體聯成十段（分章）的模式，鋪述其對於「浴佛」的體會與感想：

……智光大放肉髻中。六塵五蘊悉皆空。何煩九龍神吐水。豈以腥擅汙佛理。俗傳更有五香湯。踵事增華忙更忙。竟將偶像頭上澆。借假修真聊解嘲。徹底靈知無一物。強名昨日為浴佛。方言譬喻歸正果。能潔莊嚴是毋我。末世澆漓須洗心。悟斯理會斷邪淫。法輪常轉不停留。一浴一浴幾時休……凡夫這漾淨身法。渣渣滓滓都消雪。日新日新日又日。但願人人心歸一⁶⁶。

因此，在林氏的認知當中，「浴佛」這行事，其實是一種「借假修真」的方便法，而這從偶像頭上澆的動作，真正投射的意義，是要洗滌的是自己的內心，以斷絕邪淫、去除渣滓。並且盼望這淨心的省思，仍更及於眾人，達到「人人新歸一」的境地。其實，這也正是當時眾多台灣佛教知識分子，在面對越來越熱鬧

⁶⁵ 郭叡靜：〈浴佛感懷〉，《南瀛佛教》第 15 卷第 6 號，

⁶⁶ 林述三：〈浴佛歌〉，《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2 號，1927 年 4 月，頁 1。



的佛誕日活動，在種種繁複的行事作為的省思之後，強調「回歸釋尊」本懷的立場而明確表達的態度。

五、結語

在佛教信眾的觀念中，釋迦牟尼佛是現世的教主，也是帶來佛法啟迪眾生於蒙昧之中的導師。因此，每年於佛誕日舉行浴佛法會，也就有其內蘊的深意，除了對應當年二龍（或九龍）吐水的典故，更重要的是藉以顯示洗滌心境，專注修行成道，解除世俗纏縛之意，而從本文的研究資料來看，這也是日治時代眾多文人參加擊鉢吟，詠讚或省思浴佛行事，猶然最重要的思量之處，亦使得「時時勤拂拭」和「何處惹塵埃」之辨，在許多詩作中表白，形成反思。而日治時代是臺灣遭到殖民統治的時期，卻也是思索如何在新潮流衝擊舊傳統的種種挑戰中，化危機為轉機，走出新方向的重要時代，於是從浴佛行事延展到整個佛誕日活動的作為與表現，也可以說就是觀察這處境與改變、發展的重要窗口。而經由本文的分析、論述可知，日治時代臺灣的浴佛風俗，不論是傳統的台灣佛教寺院，或者是由日本個宗來臺建立的布教所與新寺院，都在面對新時代環境中，試圖將這本來就是面對大眾，可以展開「度眾」的良好機緣裡，加進更多以「理」或是以聲、色牽引大眾的設計，於是，不僅不能缺少演講會、播放佛傳影像等活動，還有許多藉著念誦搭配禮儀行事的作法；特別是在更為大眾所關注的節慶化趨勢中，如何透過結合「花祭」所形成的慶典氛圍，強化各項演藝、遊行，甚至是藉以凝聚各宗派、社區，乃至於不同族群民眾的活動，也就成為許多主事者，包括寺院、信眾組織、社會團體，甚至是民政、警務、教育單位的必要考量。於是，從教內到大眾、從北到南，從民到官所積極展開的各項活動，也就讓戰前（1937年之前）臺灣的佛誕日浴佛會（灌佛會），在吸納「花祭」的眾多慶典條件之下，顯得更加



豐富熱鬧，一改過往大眾對於佛教避世的印象，更願意接近佛理且引入生活。然而過度往慶典化方面發展的結果，也可能造成只看重表象而忽略佛誕浴佛行事本來意義的弊端，所以，引起教內有識之士大聲疾呼，其於背後所象徵的立場與擔憂，也就勢所必然。不過，經過這些憂思與呼喊之後，強調將佛陀精神融入現實人生的態度，也就是在浴佛過程中，更能增強向佛學習的意志，進而促使佛教團體的發展，更能夠回應於社會，實現讓「淨土」在此「世間」顯現的理想，也就逐漸成為新發展的潮流。

六、參考文獻

(一) 古籍

- 梁(南朝)·宗懔：《荊楚歲時記》，北京：中華書局從書集成初編重排印本，1991。
- 宋(南朝)·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收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大正原版影印，1987。
- 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收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大正原版影印，1987。
- 宋·志磐：《佛祖統紀》，收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4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大正原版影印，1987。

(二) 今人著作

- 水澤岳：〈劇と音楽舞踊の夕〉，《台灣佛化》第 1 卷，第 3 期，1937 年 5 月 15 日，頁 13。
- 西岡英夫：〈花まつりと洗佛節〉，《南瀛佛教》第 14 卷，第 04 號，1936 年 4 月，頁 6-10。



吳天德：〈我們當怎樣紀念釋尊聖誕〉，《南瀛佛教》第 12 卷，第 04 號，1934 年 4 月，頁 38-39。

林述三：〈浴佛歌〉，《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2 號，1927 年 4 月，頁 1。

林德林：〈祝釋迦文佛降誕—感言二則〉，《南瀛佛教》第 12 卷，第 04 號，1934 年 4 月，頁 27-29。

郭叡靜：〈浴佛感懷〉，《南瀛佛教》第 15 卷第 6 號，頁 45。

曾景來編：《新編佛教聖典》（臺北：臺灣宗教研究會，1939）

張微隆：〈怎樣來記（紀）念釋尊〉，《南瀛佛教》第 12 卷，第 04 號，1934 年 4 月，頁 34-35。

椎名雄喙：〈花まつりの行事〉《南瀛佛教》第 15 卷，第 04 號，1937 年 4 月，頁 5-6。



七、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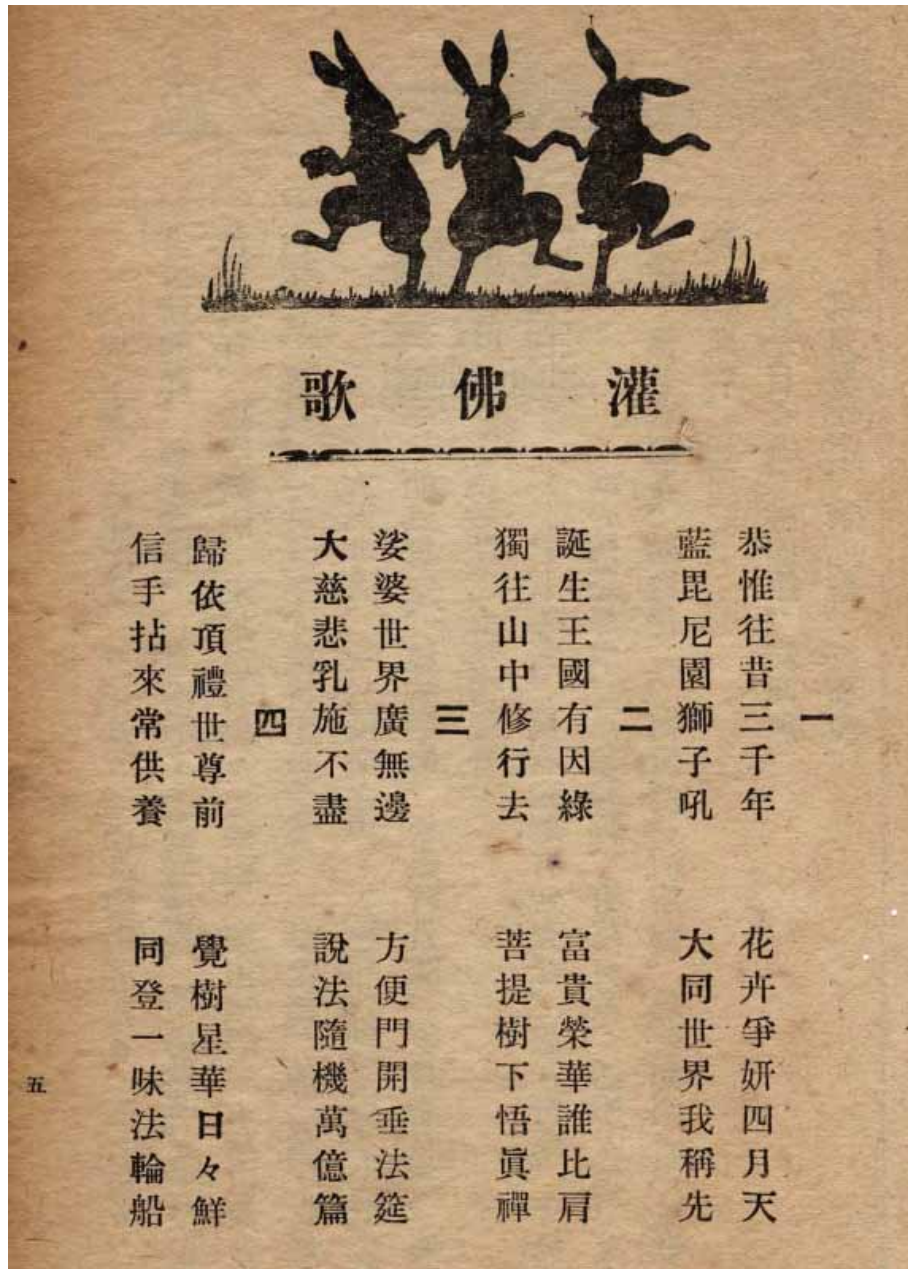
灌 佛 歌 譜

♩ 調 $\frac{2}{4}$ 成瀨鐵冶作曲
二樹庵作歌

$\underline{5.} \underline{\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1}$	$\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0}$
恭 惟	往 昔	三 千	年
$\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6.}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underline{5.}}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2.}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1.} \underline{0}$
花 卉	爭 妍	四 月	天
$\underline{5.} \underline{\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3.} \underline{4.}$	$\underline{6.} \underline{\underline{6.}} \underline{6.}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0}$
藍 毘	尼 園	獅 子	吼
$\underline{3.} \underline{4.} \underline{5.}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underline{5.}} \underline{3}$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1.} \underline{0}$
大 同	世 界	我 稱	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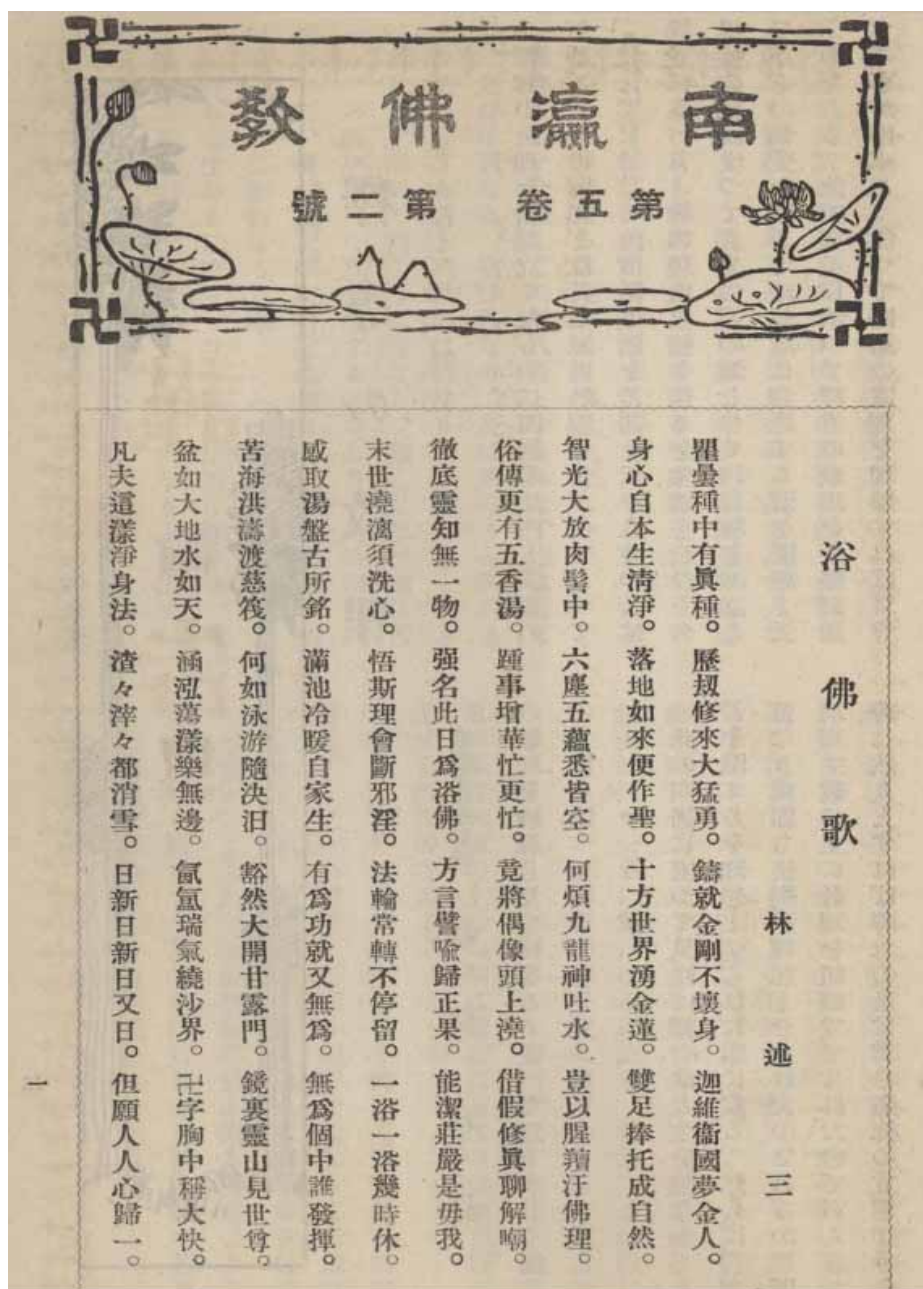
圖一：《南瀛佛教》1930（昭和5）年第八卷、第四號頁4，刊登「灌佛歌譜」。





圖二：《南瀛佛教》1930（昭和5）年第八卷、第四號頁5，刊登「灌佛歌」。





圖三：《南瀛佛教》1928（昭和2）年第五卷、第二號頁5，林述三「浴佛歌」。





圖四：1919（大正8）年4月7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台北花祭的盛況。





圖五：1930（昭和5）年4月07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台北花祭的盛況：「美しく盛んだつた 臺北の花まつり 新公園音楽堂で 灌佛式を執行—白象」。





臺北市新公園で催された
花まつり（上は音楽堂に
於ける灌佛と下は行列）



圖六：1937（昭和12）年4月20日《まこと》第273號所刊登的臺北新公園灌佛會盛況

